



在巴黎人权广场揭露中共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法国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巴黎的人权广场，举行反迫害十一周年活动。

广场上，学员们点燃了烛光，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三千三百九十七名大陆同修。

学员还向过往的人们介绍了法轮功的特点及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辅以五套功法。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然而，中共不能容忍亿万民众对“真、善、忍”的信仰，于一九九九年的七月二十日，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

学员告诉人们：“法轮功反迫害十一年了，目前我们知道的已经有三千三百九十七位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国被迫害致死，几千人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几十万人还被关在监狱、劳教所、洗脑班。不知道多少孩子因此失去父母的照护，变成孤儿；不知道多少学生被剥夺上学的权利；不计其数的在职员工被剥夺工作的权利，仅仅因为他们修炼法轮大法。中共同时还将对法轮大法的污蔑输出到海外，用经济和外交手段向想要揭露这场迫害的政府施加压力。”

为了让人们了解真相，十一年来，每逢星期日，法国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我是重庆某地方医院的一名医生，以前受无神论影

响极深，特别是前些年看了中共在电视中对法轮功及创始人的全面抹黑的宣传后，只要有人一提到法轮功，我就会与迷信和精神病人连系起来，心里就觉得恐怖。

一年前，一位法轮功学员给我讲了法轮功真相，特别讲了“天安门自焚”事件和“围攻中南海”的事件真相，让我明白了炼法轮功的都是按“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的好人，明白了“自焚”和“围攻”都是中共一手导演的。我接过法轮功学员送的精美真相护身符，并高兴的“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了。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的一个傍晚，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因患了重感冒回家治病，我去医院照例买了以前治这种病的输液的药剂。回家后先忙着熬了稀饭给丈夫和孩子吃。当挂上液体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

丈夫输着液渐渐睡着了，我躺

眼看悲剧要降临的时刻

在沙发上打起了瞌睡。突然一阵“哆嗦”的声音把我惊醒了，我一看，丈夫紧闭双眼，脸色灰白，身体抖个不停，瓶里的液体还未输到一半。我脑子里立刻闪出：“糟了，输液反应。”我本能的一把拔出针头，怎么办？因为他曾多次输过这种药，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我并未准备这种抗输液反应的药，立即去医院买也来不及了，因为我院以前曾有一名病人发生输液反应，连抢救都来不及，不到五分钟就死了。我抓住丈夫的手拼命摇晃：“快醒醒啊！快醒醒啊！”孩子惊醒了，看到这一幕吓得大哭起来。

眼看悲剧就要降临，我脑子里突然想起那位法轮功学员告诉我的话，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逢凶化吉，一生平安。我赶紧对着丈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当念到第三遍时，丈夫一下子



■ 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的人权广场抗议中共迫害

都来到人权广场，摆放真相展板，炼功、发真相资料和光盘，讲述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如何以大善、大忍的胸怀面对中共邪恶疯狂的迫害。这群修炼真、善、忍的人们在中国被非法劳教、判刑、酷刑折磨，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中共的行为应遭天谴。了解了真相的人们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字，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

停止了抖动，渐渐冰凉的手也暖和了，慢慢睁开了眼睛。我激动得像

孩子一样哭着，又笑着。我告诉丈夫刚才发生输液反应了，是法轮大法救了你的命。丈夫说他刚才心里很难受，觉得身体出奇的冷，不知怎么了？我“扑嗵”一声跪在地板上，双手合十，感谢李洪志大师的救命之恩！丈夫也双手合十，不断的说：“谢谢李洪志大师！谢谢李洪志大师！”

这次我及家人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确信：法轮大法是真正超常的科学，中共的谎言不攻自破。我丈夫和上学的孩子也“三退”了，我们一家人生活越来越幸福。◇





(文/艳霞)

二零零一年，在我出国之前，听说我要走，一大批学生来看我。这其中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年龄跟我的学生差不多。她听说我修炼法轮功，就坚持要来见我。

她跟我讲了她自己的经历。她曾是警察，是按百分之十的录取率考公务员考上的，她曾是家族的骄傲。分到派出所才一年，她就赶上打压法轮功。有法轮功学员上访啊，他们去截访；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啊、贴传单啊，他们去抓，她就干这个。每次抓完人，都是她负责给送到拘留所。刚开始她并不了解法轮功，听中共说是邪的，她就拿他们当敌人，想要表现一把。

可是跟法轮功学员接触多了，女孩发现他们不论男女老少，个个都那么善良，不管她怎么恶劣对待，他们都没有一点怨恨，也没有反抗，都怀着一种善意，只是讲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看得出他们是在维护一个很高尚的东西。

后来她就受不了啦，去跟上司说不要打这些修炼人，他们都是好人。她上司非常恼火的说：“你知不知道你说出这种话，已经不配作警察了！”女孩说：“不配，今天我也要说这个理，这些人都是善良的好人！”

女孩被开除了，她全家都很痛苦、很生气，怪她把自己的金饭碗给砸了。

可她不后悔：“我要不了解真相也就罢了，可我接触了那么多的修炼人，看到他们那么善良，为追求真理而无怨无悔的时候，要我再去残害他们，再去打他们，那我还是人吗？活得一点良知都没有，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别人都觉得我太可惜了，可我今天心里非常轻松，因为我活出一个堂堂正正的自己！”◇

沈阳市法库县李朝勇被非法关押

(明慧通讯员辽宁报导) 沈阳市法库县法轮功学员李朝勇近日被当地警察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于法库县看守所。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五点左右，沈阳市法库县包家屯乡派出所五名干警在包家屯乡大三家子村治保主任郑洪海的带领下，来到本村法轮功学员李朝勇家，以照顾低保户为名，逼问李朝勇：“是要国家的照顾，还是选择炼法轮功？如果选择炼法轮功，以后对低保户的救济就没有你的份了。”李朝勇说：“我炼法轮功后一身的病都好了，而且修心向善，怎能不炼呢？”

几人听后转身走了，两小时后五名包家屯乡派出所警察（三名着装、两名便衣），突然闯到李家，以有人举报李朝勇发资料为名对李朝勇进行非法抄家并绑架。过程中李朝勇、与一名亲属一直给警察们讲真相，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实例。警察们说不信，并强行将李朝勇按倒在地、拖到车内，拖拽过程中李朝勇的裤子上蹭上了泥土，警察们怕弄脏了车，强行把李的裤子扒掉。

现李朝勇被非法关押在法库县看守所，家中只剩下八十岁的老父亲无人照看。亲属们前往派出所、看守所要人，

【明慧网】家住沈阳市的老沈，今年六十多岁了。去年他在公园里得到了《九评共产党》一书，非常高兴的拿回家去看，没想到还没看完就被朋友给借去了。

前几天他在公园又遇到了给他《九评》书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问他书看完了吗？他说不知道传哪去了，都要不回来了。学员说：“你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会得福报的。”话音刚落，老沈就迫不及待地说：“我真的得福报了。”

原来今年六月一日的中午，老沈胸部突然疼痛起来，他忍了两个小时，一看越来越痛，便赶紧给他妹妹打电话，妹妹来了，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你一个人不行。”于是叫来了他的外甥。等折腾到医院时，已经发病六个小时了，大夫检查后说是心梗，如再晚来一会儿人就死了。

老沈被送进了抢救室，大夫要求他做支架，要家属签字，得三万块钱。这时老沈想起了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的话，便在心里念起了“法轮大法好”，并告诉大夫不做手术。

两天后，老沈从抢救室搬到了普通病房，半个月后回家了。老沈说：“这回我彻底相信法轮功说的了，我跟公园里的熟人讲，我是因为做了一件大好事，才捡了一条命的。我老伴儿就是心梗死的，没有一点机会。”◇

为何发生迫害？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中共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发动一次运动，针对某个特定的中国民众群体进行大规模迫害，如：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右、文革、六四……。法轮功讲“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斗”。法轮功象乱世中的清流，在短短几年间引来上亿人修炼。这是中共不能容忍的所谓“和党争夺民心”，使对权力极度偏执的中共江泽民集团本能地妒忌和恐惧，于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



看守所人员说李朝勇已被刑拘，不许接见。

法轮功学员李朝勇三十多岁，身患严重驼背。修大法前经常昏迷，有时十几天不省人事，修炼后病情奇迹般痊愈。一次李朝勇八十多岁的老父亲重病一百多天，食水难进在医治无效的情况下，诚念“法轮大法好”也神奇般好转。父子二人多年来一直相依为命。◇

传
《九评》
得福报的故事

辽宁省女子监狱八监区暴行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辽宁省女子监狱因卖力迫害法轮功，在二零零六年，被中共晋升为“部级监狱”，对外标榜“人性管理”，监狱内所有狱警薪资大幅提升，一个普通的狱警每月薪资达四千到五千元。监狱长杨莉和狱警层层压榨在押人员，为获取利润不择手段，唆使、鼓励、纵容其他人迫害、折磨法轮功学员。

八监区警察变本加厉的迫害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和普通犯人。

一、警察经常说的话：“教育就是电棍”

一旦被关押人员走进办公室，警察叫蹲下，用电棍（最少一根），用力往脖子、后背、胳膊等处电，有时觉得不赶劲，还用力往肉里拧，厉害时，能闻到肉烧焦味；往嘴里电；站在水里电；往小便处电；扒光衣服电；冬天穿棉衣或厚衣服就命令脱掉再电。有时几根电棍几个人同时电一个人，电的惨叫，满地爬。被关押的人经常遍体鳞伤，满身大泡，而且狱警还经常更换电棍。

最近新买的电棍电量特别大，人很难承受，电一下就倒，而且外伤不明显。经常正在电人，狱长或负责人来了赶快解散。到这个监区，从来没有没挨过电的，无论是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还是中共体制下的犯人。

二、胶皮棒打

进办公室叫蹲下，用棒子用力往臀部、大腿根、胳膊等处打，有的不知打多少下。被打的地方呈严重的黑紫色，有的面积很大，晚上睡觉不敢翻身，非常疼。还担心第二天能否再在原伤处打。吃不好，睡不好，很多人承受不住，造成精神崩溃。

三、停饭

隔一段时间，就有一部份人被警察停饭，主要是干活数量少的。根据数量多少，一天有停一顿的，有停两顿的（还有个别时候一天不让吃饭和上厕所），经常饿的干不动活。外人看来伙食挺不错的，一般都是细粮，菜里还常有肉，给的量也够；可实际到时候，却经常吃不上，剩的饭菜成

桶成桶的随着厕所水冲走。有时是因为活儿紧，没时间吃。狱警就说：“是你们自己不吃，咱们从来没告诉说不让你们吃！”其实谁都饿，数量差一点，就面临挨打、电棍等一系列所谓“教育”，所以不敢去吃饭。有时个别大胆的去吃，蹲在地上没等吃两口，狱警就叉腰站到门口大骂：“你们还有脸吃饭，一天到晚连个窝头钱都挣不出来，都给我滚回去干活！”吓得这些人赶快跑回去。

四、罚钱扣分

干活数量少、质量差或所谓违纪都可能受到罚钱的处罚，而这种处罚却是无原则、无标准的。最少的十元、二十元，多的五十、一百几百，甚至上千不等，例如：缝纫机针断一根十元；完成数量比定额少一件十元；质量有问题一件十元；谁给谁一口吃的没经允许罚几百几百的；有时正常的机器零件缺损最少罚一百。有一个犯人熨斗堵了罚了一千元；还有一个干活特别慢的，因为数量不够每天都挨电棍带罚钱，每天二三百不等。偷偷问她罚多少了？她说：“那谁能记住啊，罚就罚呗，还得挨电，有时半夜起来真想用毛巾自己勒死。可是一想自己的儿子就狠不下心，也不知这罪儿能不能打出去！”

有的没钱的就罚分，因为大多数犯人都怕扣分。一旦扣了分就减不上刑，一年到头就白干了。警察能在监狱里支出犯人帐目上的现金，很多有钱的犯人吃也吃不上，喝也喝不上，都被罚光了，买东西还得“批准”，一个月上一次超市，经常有不给批或少批的。偶尔奖励干活不错的人，几袋方便面，一根火腿肠，乡巴佬鸡蛋，就大会小会的宣讲，说政府对犯人如何的好，如何的负责……，都是些冠冕堂皇的骗人谎言。当然这些都是外人不知道的。也有很多犯人家属都不相信，认为中共不会这么干。这里就曾发生过犯人接见时偷偷告诉家属在里边经常被电棍电，而家属说什么也不相信的事。



狱警指使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也经常用扣分来威胁她们，犯人就认为是法轮功学员不放弃信仰给他们造成的，激化这种“矛盾”，犯人就仇恨法轮功学员，从而肆无忌惮迫害。

五、体罚

经常撅着，站着，蹲着，坐小板凳，有规定的时间，固定人看着，一般都是在监舍。因白天怕耽误干活，打骂更是经常的。不拿当人看，没有任何的人格可言。睡觉的时间，很多人都在活动室里被迫接受体罚，一排一排的。警察还说：谁让你们干不出活，明天还干不出来继续撅着……

以上事实没有一丝夸张，因了解能力及其他方面因素所限，真实的情况超过这不知多少倍。这就是中共制下的现代化“文明”监狱——辽宁省女子监狱八监区。◇



▲ 辽宁省女子监狱酷刑演示：
上左图/胶皮棒打
上右图/撅着
下图/多根电棍电击

徐大为遇害 乡亲联名申诉反遭调查 律师亦受打压

(明慧通讯员辽宁报道)在2010年3月间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英额门镇五个村的376位村民,联名为本村被沈阳东陵监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徐大为申诉,几个月后此事近来由于中共调查,已成为备受关注的“联名信事件”。徐大为家人聘请的律师王景龙遭到辽宁省司法厅的打压。

徐大为(右图)是村民们公认的好小伙。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枉判八年。在监狱他受尽各种酷刑,被长期戴手铐脚镣、毒打、上大挂、强行灌食、胶皮管子打、针扎、电棍电击等。2009年2月3日,徐大为被释放时,已是头发花白、骨瘦如柴、目光呆滞、不认识家人了。徐大为身上有多处电棍电击的印痕,手脚浮肿,右腿膝盖和脚踝处有伤疤,臀部皮肤坏死,呈黑紫色。大为被接回家后,蹲在墙角,不敢动。家人告诉他:“到家了,别害怕。”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说:“监狱给打针,打精神病药。关黑屋。打我,用拳脚打。”家人将大为送进医院,医生说:“人已经不行了,心脏衰竭,验血时抽不出血,皮肤僵硬无弹性,这种身体不是一天、



两天造成的,早已错过了医治时期。”徐大为从监狱回家仅十三天,2009年2月16日离世,年仅34岁。

受徐大为家属聘请的律师,沈阳法源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王景龙,于2010年1月22日把村民群体支持申诉的联名信,徐大为的身体状况对比的照片6张,死亡证明,医院总结,起诉赔偿书,身份证复印件,还有证明律师身份的复印件,一起用邮政快递邮到东陵监狱给监狱长李众。

两个月期间没有任何答复。律师也只有等到3月26日两个月的期限到了,直接去了东陵监狱,接待他的是主任,主任说监狱长出门了,过些日子回来,还说:“死在监狱里的很多很正常,想让监狱主动给赔偿是不可能的,向上告吧。”律师要求和别的领导见面,主任说都在开会,如果想见监狱长,等过些日子他回来再说。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家属也不断将联名信逐级递送,当家属去政府机关询问村民以联名信集体支持申诉的答复时,发现连门卫,连保安都知道了一方村民集体为在被监狱迫害死的法轮功学员鸣冤呼号的群体事件,而且出来接待的监管局人员很紧张,似乎感到心虚,却反而向家属施加压力。然而监狱管理局仍然以“没有证据”为借口,敷衍。还要反过来威胁悲惨的受害人家属——不让消息上网,不要再告了,不然“后果自负”。

一年一次的两会,也是民众反映情况的机会,徐大为家属又将联名信直接投递中央政府机构及其信访机构,希望能得到重视。四月七日晚清原

县司法局长与公安局长直接下到小小的山村开始了“调查”,但不是调查民众反映的冤情,而是几乎逐户查问:谁找你签的名?什么目的,最后来一句“你不要参与这事”。

据警察议论说,是中央周某某直接指令公安部下文件调查的。大概也因此才发生县司法局长与县公安局直接入村的场面。

据悉,徐大为的律师被辽宁省司法厅找去,被严厉审问为徐大为案做法律申诉一事,而且据说之后所在律师事务所全所开会批评。王景龙没有想到会被中共如此打压,身心受到很大打击。可以看出联名信所反映出的民意,让中共感到惊恐。◇



▲徐大为被沈阳东陵监狱迫害的骨瘦如柴、精神失常,身上有多处电击印痕,回家仅十三天就离世了。

抹黑材料反证法轮功的超常

中共为了给迫害法轮功找理由,把诸多造假材料都栽赃给法轮功,然而谎言都是一捅即破的,稍加分析就会看到真相。比如迫害伊始中共媒体宣称炼法轮功死了1400人,后来又升级为1700人。且不说这些说法不敢接受任何第三方的独立调查,就算是真有这1700例,就算是炼法轮功的人数真的只有1999年7月22日官方媒体宣称的200多万,那么法轮功修炼者的年平均死亡率也不到万分之三,远远低于中国人口万分之六十五的年平均死亡率。因此在海外,人们说中国官方的这种宣传恰恰反映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异功效。◇



张士洗脑班,现在改称为“沈阳市法制学校”,所谓“帮教”团有八个人。主要的负责人有:张世颖、陈杰(男)、任志荣、李桂英、曹力明、朱丽娟、霍淑兰,兰丽。

他们帮教的手段是骂人,说脏话,什么难听说什么,还有对大法及大法师父不敬的话。到了晚上,把法轮功学员睡觉的床上贴上经文和《转法轮》,看他上床睡不睡觉,白天有帮教团人员做“转化”,晚上有社区人员在房间里坐着,每个房间都有监控,随时随地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如果社区人员有合眼的意思,监控看见了,都要到这个房间里来提示不要睡觉。“帮教团”每年必须“转化”五十名学员,他们每个人每天共三十元工资,如果“转化”一个学员,还要给他们提成,所以他们就用各种手段来“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

张士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